

## 台灣南島語言詞典的編纂

台灣オーストロネシア言語辞典の編纂

Editing Dictionaries of Taiwan's Austronesian Languages

李壬癸 (中央研究院院士)

1995年我曾經發表一篇文章《台灣南島語言的詞典編纂技術檢討——兼評介現有的幾部詞典》，後來的增訂本於2007年刊於《原住民族語言發展論叢：理論與實務》一書中，請讀者參考。

現存的台灣南島語言還有十多種，每一種語言也常有很多種不同的方言，有的方言差異很大，幾乎可以說是不同的語言了。編詞典的人大都挑選通行最廣的方言做為編纂詞典的對象，例如泰雅語的Squliq方言，阿美語的中部方言，布農語的Isbukun方言，賽德克語的Truku方言，都是不錯的選擇。

### 編詞典 為了檢索與文獻化

編詞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查尋在該語言什麼話要怎麼說，因此索引是必不可缺少的，且檢索要方便。索引只用漢字的筆劃來排序，檢索就非常不方便，得另外想個更好的辦法。至於連索引都沒有的詞典，就更不符合基本要求了。

編詞典的另一個目的就是為了留下文獻記錄，為學術界提供珍貴的研究參考資料。李壬癸跟土田滋合編的《巴宰語詞典》（2001）跟《噶瑪蘭語詞典》（2006），Blust（白樂思）所編的*Thao Dictionary*《邵語詞典》（2003）都是屬於這一類的詞典。

如今碩果僅存的巴宰語發音人已於去年10月去世了。邵語真正說得好的人剩不到十位。目前正在編纂詞典的也包括卡那卡那富語（Kanakanavu）跟沙阿魯阿語（Hla'alua），真正說得好的人也都有個位數。編寫詞典，有如鼓勵族人儘量多使用族語，也都是保存族語的一種途徑。

李壬癸



## 除了會說 還需要語言學訓練

誰能編詞典？首先得要有會說那種語言。已消失的語言，即使有文獻資料，也很難編詞典。一部詞典並非只要把詞彙（單字）排列出來，或只舉一些例句就夠了。好的詞典要能顯示語法結構系統、詞彙之間的關係等，須受過專業的語言學訓練，並且對這種語言做過研究的人才辦得到。

因此，要編一部詞典必須要有這兩種人才：會說該語言的人跟對語言有研究的語言學者，缺一不可。十多年前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曾以不少經費，委託好幾個族群的人分頭編寫詞典，結果卻沒有一部像樣的詞典得以出版。

有鑑於此，最近這幾年原民會再度推動詞典編纂計畫，規定要有語言學者參與主持，其成果就有明顯改善，我們可以拭目以待。原民會正在推動的各族語詞典編纂計畫，執行完畢之後，檔案要上傳到網路上，隨時可供查尋，極為方便。除了文字檔還兼有錄音檔，可以聽到怎麼發音，這是本計畫的一大特色，也是一大優點。

總之，編纂詞典得要有專業的訓練。一般人常誤以為只要會講、會拼寫的人就可以編詞典了。可惜絕大多數的族人都沒有研究過自己的族語，既然不懂該族語的語法系統，也就不能順利進行詞典的編纂工作了。同樣的道理，絕大多數的漢人都會說漢語，卻不懂漢語的語法系統，試想他們怎能編出好的漢語詞典來？

編詞典有兩個目的，一是為了能方便檢索，二是為了留下文獻記錄。編詞典需要兩種人才，一是會說該語，二是受過專業的語言學訓練。編纂詞典有如鼓勵族人多用族語，也是保存族語的一種途徑。

## 材料豐富檢索容易 才是好詞典

現有哪些台灣南島語言的詞典可供使用和參考？前面已提到巴宰、噶瑪蘭、邵等三種語言。過去這幾十年來，我們看到外籍人士編了好幾部不錯的詞典，包括丹麥語言學者Egerod（易家樂）的*Atayal-English Dictionary*（初版1980，增訂本1999），美國人類學者Ferrell（費羅禮）的*Paiwan Dictionary*（1982），

傳教士Virginia Fey（方敏英）的《阿美語詞典》（1986），傳教士Pecoraro的*Essai de Dictionnaire Taroko-Français*《太魯閣—法語詞典》（1977），法國人類學者Cauquelin的*Dictionnaire Puyuma-Français*《卑南—法語詞典》（1991）。法國傳教士Duris也編了阿美—法語跟布農—法語詞典，但未出版。中國學者曾思奇編的《台灣Amis語常用詞綴與動詞詞根手冊》（2008），詞彙材料豐富，可惜沒有例句。

其實早在日治時期，日本語言學家小川尚義就已編了三部具學術水準的袖珍詞典：《排灣語集》（1930）、《泰雅語集》（1931）、《阿美語集》（1933），可惜都是採用日語—族語的編排方式，對國人來說查尋很不方便。外籍人士所編的詞典，大都品質優良，可惜對一般國人檢索不易。如今由我國具有專業背景的人士分頭編纂各語詞典，希望能達成優質且實用的目標，儘管要在短短兩年之內編出材料豐富而又有水準的詞典，確實不容易。◆